



风从東方來

柯热夫尼尼克夫 林 杉 著
吉 甘 于 学 伟

中国电影出版社

电影文学剧本

风从东方来

柯热夫尼克夫 林杉 著
吉 甘 于学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8·北京

风从东方来
柯热夫尼克夫 林杉 著
吉 甘 干学伟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草舍版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公厘 $\frac{1}{36}$ ·印张 $1\frac{1}{3}$ 字数38,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150册 定价: 0.14元

统一书号: 10061·132

内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由中、苏两国电影工作者合作编写的。中国某水电站工段主任王德民与苏联专家馬特維也夫是一对曾經在苏联紅軍赤卫队中受过革命鍛炼的老朋友，現在两人又在中国水电站的工地相見，在建設中并肩战斗。剧本通过洪水上涨季节水电站工地上紧张的防汛工作，深深表现了中国同志与一些苏联专家之間的互相关怀与深厚的友誼。这种友誼是广泛存在于中、苏两国人民之間而牢不可破的。

人 物 表

- 王 德 民 五十岁左右，水电站某工段主任。
馬特維也夫 五十岁左右，苏联地質专家。
妹 婕 琳 娜 四十来岁，苏联水力女专家。
王 光 四十七、八岁，王德民的弟弟，工
程师。
斯維利多夫 五十多岁，苏联专家。
陈 文 礼 工地党委書記。
女 医 生 四十岁，王德民的妻子。
安 娜 斯維利多夫的妻子。
妹 莉 亚 十八、九岁，斯維利多夫的女儿。
王 曉 二十多岁，王德民的儿子。
女 社 长 二十来岁，××农业社长。
老 朱 二十七、八岁，退伍軍人。
小 姑 娘 中国少先队员。
老 漁 夫

翻滾奔騰的河流。

寬濶的河流中心，站立一整狹長的長滿樹木的小島。小島的一端，在用白玉石鋪砌的方形地基上，高高地豎立起一塊紀念碑。

急湍的河水從上游帶下來樹干、門窗和草屋頂等物。它沖擊着小島，沖擊着河岸的堤壩……

二

一只汽艇奔駛在河面上。

露天的汽艇小艙里坐着三个人：一个是中国人，五十上下年紀，兩鬢蒼白，但精神矍鑠，身軀很是結实。这就是水电站某工段主任王德民。另一个是苏联人，年紀和王德民不相上下，紅潤的脸，魁梧的身体，看起来只有四十来岁的样子。这就是地質专家馬特維也夫。另一个是位年輕的中国姑娘——一位女記者。

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現正在聚精会神地俯身在一张大圖紙上。

“这是什么紀念碑？”女記者眼望着小島自語地說。

“……这？我清楚，是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紀念碑……”馬特維也夫主动地在解釋。

“你不是答应今天不提問題么，記者同志？”王德民抬起头来幽默地朝女記者說。

“对不起，妨碍你們工作了！”年輕的女記者觉得歉然。

“不，值得說一說！”馬特維也夫显得十分热情，“……为了阻击一条敌人的兵艦，在这小島上牺牲了很多战士，在最紧急的时候，一位老团长手提机枪跟战士们一起把敌人的兵艦打沉了……”

“喔？那位老团长还在么？”女記者問道。

“在，現在轉業了，正在一个水电站工地上……”

“喔——！”女記者明白了，她把尊敬的目光投在王德民的身上。

“瓦西利！”王德民也兴奋起来，“那时候要是你也在这儿，真可以过过机枪瘾……”

“是的，是的，瓦良！”馬特維也夫連声答应，又轉向女記者，“你不知道吧，我們两个都是机枪手出身……”

“王主任，你們應該跟我講一講，因为你們两位的友誼可以为大家的榜样！”女記者向王德民要求道。

“千万别把我們写成榜样，記者同志！”馬特維也夫制止了

她，“目前最主要的是战胜洪水，你应该写许许多多防汛中的英雄好汉……”

“可是編輯部給我們的任务是写你們兩位！”

“可以靈活些嘛！”王德民已經埋首在一張圖紙上，馬特維也夫也跟着俯身下去，他們兩人手指圖紙又指着前面的堤岸低低在商量些什麼。

從江面上飄來擴大器的廣播聲：

“同志們，加油呀！水位又上漲了，現在到了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二……”

三

河岸的堤頂上，成千上万的人正在紧张地劳动。远处傳來一声声嘍嘍的大鼓声。打夯的大石块随着鼓声的节奏起落着。用挑筐和独輪車運送土塊的行列象一條一眼望不見尾的鎖鍊，從堤岸邊伸向遠處。堤頂上，各種旗幟隨風招展，上面写着：“跟洪水竟走！”“水高一尺，堤高一尺！”“不放过一分鐘時間！”……等字樣。

汽艇靠岸。王德民、馬特維也夫和那位女記者跳上岸去。從堤頂上奔過來一位五十左右年紀的農民，看樣子是這段堤頂民工隊的負責人。這農民一邊走一邊拉開嗓門高聲喊道：

“王主任！你們來了！”他顯得很興奮，拉住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的手，轉身又朝堤頂走去。“這段堤頂不用你們操心了……看！人們勁兒多大！突擊了一天一夜，堤身加高了两公尺……”這老農民只管自己說話，不許別人插上一句，“真了不起，王主任，要是來個記者給咱們登個報就好了……”

“這不是記者！”王德民笑指女記者。

“喔！……記者同志！你給咱們寫上，就說洪水水位漲到一百五十，我們也能把它擋住！”他手指長堤里面一片大海似的莊稼，“要是在舊社會，洪水早就把這大片莊稼淹了，現在，我們造了條萬里長城……”

馬特維也夫一轉臉，瞥見堤頂上，一根根豎立着的木杆上端，掛滿了一盞盞電燈泡，他用臂膀觸了一下王德民說：

“等着咱們水電站發電呢！”

王德民點點頭。

四

汽艇繼續前進。

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仍然在巡視河岸的堤壩。

“王主任！”女記者乘他抽煙休息的時機問說，“你第一次見到馬特維也夫同志是在那一年？”她掏出一個本子來。

“怎麼又提問題了？”王德民帶笑地吐出一口煙。

“她够頑強了！”馬特維也夫說。

“我想把這篇特寫的名字叫做‘兩個朋友’。”

“為什麼叫‘兩個朋友’？”王德民皺起了眉頭，接着用手指着說，“咱們是六億，他們是兩億！”說完，他朝河岸望了一眼，轉向了馬特維也夫，“瓦西利，前面是低窪地區……這一段堤防工程最艱苦！”

馬特維也夫點頭，又俯首審視圖紙。

五

這兒是低窪地區。堤壩里面是一汪深及腰際的泥潭。人們吃力地走在泥漿里來回搬運石塊、泥土、麻袋等物。

汽艇靠岸。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望見堤壩上亂成了一片。

他們立刻緊張起來，三腳兩步跳上河岸，爬上堤頂，擠到人群里朝外一看，看見堤坡在浪的沖擊下，大塊大塊地落土。

“石塊！石塊！”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幾乎同時喊出來。

“石塊運不上來呀！”不少人在焦急地嚷。堤坡面繼續在大塊大塊落土……

“來呀！共產黨員們！”突然傳來一聲喊。

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轉過身去，望見一個全身泥巴、干部模樣的人站在那邊干地上的一堆木板旁邊在高聲喊着。緊接着他的喊聲已經有不少人朝他那兒奔過去。

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感到莫名其妙，接着又聽見那人喊了一聲：“共產黨員到這兒來！”他們兩人相互看了一眼也就奔了過去。

那個叫喚的人扛了塊木板跳進泥潭里去……

不少人扛了木板跳進泥潭里去……

王德民，馬特維也夫和女記者也扛了木板跳進泥潭去……霎那間，他們看見通向堤壩的泥潭里，人們用肩頭扛着木板搭起了一座“人橋”，那些搬運石塊的人就從“人橋”上疾速地走到堤壩頂上去……

於是，無數條“人橋”出現了……

“瓦西利，你不應該在這兒！”王德民肩膀上扛着木板漲紅了臉。

“你呢？”馬特維也夫也漲紅了臉。

“我是共產黨員！”王德民答。

“難道我不是？”馬特維也夫一轉臉瞥見了女記者，“你在這兒干什么？”

“我的理由跟你一樣！”女記者也漲紅了臉。

六

夕陽西下。汽艇又在河面上奔馳。

艙里，女記者披了馬特維也夫的风衣，卷縮着身子坐在一邊。王德民和馬特維也夫合蓋一條帆布，肩并肩地坐在另一邊。

冷風吹刮着。

“要來二兩多好呀！”馬特維也夫先開口。

“是呀，一斤我也不反對！”王德民接上說。

“王主任，你們究竟在那一年第一次見面的？”女記者整整

风衣問道。

“又提問題了！”王德民朝这个年輕姑娘白了一眼。

“這真叫做不攻克堡壘不收兵！”馬特維也夫又漸漸活躍起來。

“你投降了？”王德民笑問馬特維也夫。

“女同志，女同志……”馬特維也夫轉向王德民說，“瓦良，你回忆一下吧！”

浪打汽艇，水沫四濺，浪花漸漸變成了被狂風疾卷起來的雪花……

七

大風雪。蘇聯森林地區。一列長長的貨車停在為深雪所掩埋的鐵軌上。一個白匪軍哨兵，身裹短皮衣，頭戴風帽，游動在它的旁邊。

兩個匪軍官走來。一個是俄國人，另一個是不明國籍的外國人。

“喂！想好沒有？”白匪軍官用巴掌敲響貨車的鐵門，高聲喊着，“下來吧，參加我們志願隊去，要不然會象狗一樣凍死的！”

“怕已經變成凍牛肉啦！”外國軍官補說了一句。

緊閉着的鐵棚車里滿裝了俄國和中國的工人，他們坐在里面，瞪起眼睛，一聲也不響。

外邊，白匪軍官生氣了，他從腰後掏出一支手槍，舉手朝車廂里放射了一槍。與槍聲幾乎同時，從鐵棚車里傳出來一聲慘叫。接着又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可真有點耐勁兒！”外國軍官說道。

鐵棚車里，一個中國青年人用手按住身旁一個中年人的頭，血從青年人的手指縫里滲流下來，這就是十八歲的王德民和他的父親。

外邊。一挺美式機槍，已經高高地安置在槍架上。

白匪軍官揮手，機槍立即開始射擊。機槍口稍稍偏高，子彈在

車廂上端的鉄皮上爆炸冒烟。稍傾，机枪停止射击。

“願意参加志願队的，只要敲敲車門就行了！”白匪軍官吼道。里边，一絲声音也沒有。

白匪軍官又一揮手。机枪又开始射击，它的射击綫比以前低了。又低了，又低了。但是，回答它的，仍然是一片寂靜。

白匪軍官一次又一次揮手。

“不說話？”白匪軍象瘋了一样，“好，我叫你們永远不說話！”他又举起手来。

突然，白匪軍官倒斃在雪地上。“烏拉”声大作，赤卫队从森林里冲了出来。手榴弹爆炸，一場白刃战……

赤卫队员們打碎了車門上的鎖，被囚的人們从車廂里紛紛跳下来。赤卫队员們把一些身体衰弱的中国工人扶下車来，有的甚至把他們抱下車来。而那个中国青年工人王德民却仍然坐在車廂里紧紧地抱住了他死去的父亲（旁边还围了几个中国人）。这时候，一个赤卫队的青年战士正在車廂里照顾被难的人，发现了这一对父子，便走上前去，脫下了帽子。他朝王德民望了一眼，发觉他衣着单薄脸色发青，就脫下自己的大衣来給他披上。

“你叫什么？”青年战士問王德民，紧接着就自己介紹說，“我叫瓦西利！”

“我……王德民！”

“哦，瓦良！”（注：“王”与俄人人名（Ваня）“瓦良”同音。）

这个青年战士就是年輕时代的馬特維也夫。他望了一眼尸体，問：“是你父亲么？”

王德民痛苦地点点头。

“瓦良，我們作个朋友吧！”

年輕的馬特維也夫蹲下去握住了年輕的王德民的手。

八

村庄的街道上。一个赤卫队员在向一位骑马的指挥员报告：

“……中国工人同志全体申请参加红军！”

指挥员点了点头，他骑着马走到了一个广场上。那里站着新参军的中国工人行列。

“中国的无产阶级同志们！……”他脱下皮帽想讲些什么，但一转眼又不想讲了，只喊了一声：“国际主义万岁！”

九

这个队伍举行了一次检阅。乐队奏乐。这个乐队是由手风琴、三角琴和小鼓组成的。小鼓上还有美国的鹰标记。

王德民背了枝步枪跟马特维也夫在被检阅的行列里并肩走着。

“怎么办呢，瓦良？”年轻的马特维也夫低声对王德民说，“咱们两人只领到一条枪，可现在是检阅……咱们两个该轮着背，一人五步。”

王德民点头，把肩上的枪递给了马特维也夫……

他们就每五步换背一次，每五步换背一次……画面回到了汽艇上。

“瓦良，你还记得咱们那支枪的号码么？”

“199932！”王德民微笑着看了对方一眼。

十

汽艇朝工地驶去。水电站工地的全景。各种机器在鸣响。汽艇靠近了工地前面的那座临时坝。坝堤上有上千的人正在跟洪水作紧张的斗争。汽艇沿着堤坝突突前进。

临时坝的堤脚下，水电站的一部分工人站在深水里正在堆放沙袋，铺砌石块。一个全身装备的潜水员从水里钻出来，他朝正在铺砌石块的人们用手比划着什么。

临时坝的另一端。四十来岁的苏联水力女专家耶·妹捷琳娜·亚烈克莎德罗夫娜站在堤顶上。她看见汽艇靠岸来，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并且，急步朝汽艇的方向跑起来。

王德民和女记者从汽艇里跳上了岸。马特维也夫纵身一跳，正踩在浅水处，水珠飞溅到妹捷琳娜的脸上，她不禁“啊”地叫了一声。

“溅了你一身吧？”马特维也夫歉然地问。

“没有！”妹捷琳娜俏皮地说：“我以为你掉到水里出不来了呢？”

“哦……在替我担心！……”马特维也夫边说边坐在地上，将一双泥鞋费力地脱下来，露出了一双光脚。

“光着脚，太不礼貌了！不要忘了你是在国外……”妹捷琳娜显然在调侃对方。

“妹捷琳娜同志，这位是报馆记者！”微笑地站在一旁的王德民上前介绍道。

两个女子握手。

“斯维利多夫同志到处在找你！”妹捷琳娜转向马特维也夫，“你倒好，陪上一个女同志兜风去了！”

“喂，妹捷琳娜同志，”王德民也开起玩笑来，“这位女记者可是在向我们两个进攻！”

“哼，这么年轻的姑娘，谁知道你们那一个已经投降了！”妹捷琳娜含意深长地说着，又转向了马特维也夫：“请你把鞋穿上行不行？”

马特维也夫不声不响地坐在地上穿鞋。

“走吧，我跟你一起到斯维利多夫同志那儿去！”妹捷琳娜继续对马特维也夫说道。

马特维也夫站起身来，跟王德民和女记者打了个招呼便跟上妹捷琳娜走了。

十一

临时坝的另一处，走着一位中国工程师王光和另一位苏联专家斯維利多夫。

这位中国工程师四十七、八年紀，他的前額和眼睛的神色非常象工段主任王德民，而他也正是他的亲弟弟。

这两人看見无数的人們在打夯。这是一种奇异的工作法：一个人站在两个人肩上，别的一个人又站在这个人肩上，象杂技团在表演迭罗汉的节目一样。

斯維利多夫老头双眼注視这种場景，不胜贊賞地不断搖晃着脑袋。

“斯維利多夫同志，”王光感慨地說，“人的智慧和力量，究竟有多大，很难用数学推算出来！”

“是呀！是呀！”斯維利多夫連連說，“这几百里长堤只用一天一夜時間就要普遍加高两公尺，在平常情況下，你能設想么？”

“作为一个工程师，我对于群众力量常是估計不足！”王光答。

岸边傳來汽車喇叭声。他們看見一輛滿身泥污的小吉普朝这边飞駛过来，猛然停住。从司机座上跳出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来，这人便是工地党委書記陈文礼。

“党委書記从市委回来了！”王光說了一句就朝那个方向奔过去。

斯維利多夫搶前几步握住陈文礼的手問：

“陈書記，市委對我們的工作滿意嗎？”

“很滿意，斯維利多夫同志，”党委書記擦着头上的汗，“不过現在情况很严重，上游連日下雨，市委估計水位很有可能突破一百五十……”

“那就是說要突破百年未見的水位記錄了！”

“是这样！”党委書記肯定地答。

“應該立刻有緊急措施！”斯維利多夫接上了一句。

“是的，市委批准在上游——离这里四十里的一个山谷里准备分洪，必要时把江水放出一部分用去。

“能突破一百五十么？”一个工人模样的中年人站在一边怀疑地问题。

“怎么不可能？”党委书记转脸看见了那位中年人，“好，张队长，我正要找尔，现在不允许你有丝毫怀疑，带上你的工作队立刻出发，用一夜时间，帮助政府把那个山谷里的农民全部撤退完毕！”

党委书记拉住那位工作队长的手，走到一边，匆匆地说着在指示着什么……

王光与斯维利多夫离开了他们，又走上堤顶去。

十二

王光与斯维利多夫在堤顶走着，迎面遇见了马特维也夫和妹捷琳娜。

“你找我么？”马特维也夫走到了斯维利多夫跟前。

“我？……”斯维利多夫感到莫名其妙，但当他看见妹捷琳娜抿起嘴笑着，便悟到些什么，“对对，是我找你，我想打听一下王德民同志的儿子什么时候到！”

马特维也夫耸了耸肩。

“怎么，你不知道？还是老战友呢！”斯维利多夫带笑地说，“那就请你转告他，我已经接到女儿的电报，说她跟同班同学王晓，今天下午六点钟坐火车到！”

“我今天也非常高兴，”王光站在一边说，“王晓是我的侄子，他父母亲作了军队工作以后，就把孩子养在我家里！”

“那么我们又多了一个愉快的享受者了！”斯维利多夫高兴地说。

“这个瓦良！”马特维也夫不知为什么越听越不舒服，他转身走开了。

十 三

王德民在工地上工作。

“瓦良，你的儿子要从苏联回来，为什么瞒着我？”馬特維也夫走近王德民气呼呼地說。

王德民沒有回答，故意作出无动于衷的样子說道：

“来就来吧，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你……你当父亲的对待儿子……这样冷酷！”馬特維也夫揮手而去。

“王主任，儿子要回来，你真的不高兴？”旁边一个工人問。

“你信么？”

“那你为什么不告訴自己的老朋友呢？”

“他沒有儿子……”王德民湊近那个工人的耳朵低声說道。

“德民，这可怎么办，馬特維也夫同志跟我們生气了！”突然傳來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女人四十模样，穿着白色工作服，是工地上的一个女医生。这就是王德民的妻子，为人热情，开朗，她边喊边說走到丈夫身边，“德民，这可不好解释呀！”

“不要紧，他的脾气就是这样，孩子一回来，就会高兴的。”

“都是你的主意！”妻子嗔怪着丈夫。

十 四

飞奔的列車。美丽的风景。宏偉的建筑物。

十八、九岁的苏联姑娘妹莉娅探首車窗外，正在眺望沿途的风景。一边嘴里在說：

“多好呀，我能到中国，太幸福了！”

二十多岁的王曉走过来，順手把車窗拉下关住。

“你怎么啦，为什么要把窗戶关住？”妹莉娅猛地轉过脸来問道。

“会感冒的！”王曉說着走回車廂去。

“你怎么一晚上老管着我？”妹莉姪緊追上來，順手拿起一只蘋果。

王曉從她手里把蘋果取過來，用熱水沖洗後，又還給了她。

“我可不喜歡吃熱蘋果！”

王曉舉起蘋果在空中揮動着。

王曉：“我總覺得你是在追求我！這可對你沒利！”妹莉姪用手搭在王曉肩上报復地說。

“那你是錯覺！”王曉回答了她的報復，“我們中國有個規矩，娶媳婦一定得問問父母親，可我已經……”

“哈，這是過去的規矩！”妹莉姪高聲笑着離開王曉，她跑到窗邊，抬手打開窗子，又轉過身來說道：

“你敢再來，我就當着大家親你一下！”

王曉有點窘了。

窗外。風景。

王曉現在活潑地在跟幾位上了年紀的旅客談話。

列車穿過龐大的橋梁。

一位老年旅客一邊在聽王曉說什麼，一邊走到妹莉姪身邊把窗子關住。

妹莉姪突然轉過身來，看見在前面站着的是一位老年人。

“你會病的！”老年人慈祥地說。

列車進入水淹區，河水已經漫到了路基邊上。

車廂里妹莉姪在跟那位老年人講述什麼，而她自己並未發覺四周已經圍上了許多人。

“列寧格勒被圍困的時候，我和媽媽喝的湯是拿木工用的膠做的，拿一本書燒爐子，屋裡總是黑黑的，地上都是水……”

“同志們！”列車長出現了，“前邊橋梁給洪水沖斷，客車要誤點了……”

妹莉姪望着王曉。